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明志録卷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家賢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録舉人臣沙重輪

春秋明志録卷五

明 熊過 撰

僖公

名申莊公子子般閔庶兄也在位三十三年謚法小心畏忌曰僖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于先君之年也

齊師桓宋師桓曹師昭次于聶北救邢

先言次而後言救為次言故也將甲師衆曰師聶北邢地當狄人自衛入邢之衛時狄方入衛故齊桓大合三國之師次于邢境以防之唐孔氏曰按兵觀釁以待其事須可擊乃擊之張元德言屯兵便利以救邢懼敵桓公用兵主于持重是已胡氏以救而書次為貶齊桓棄衛則有之救邢豈徒具文哉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邢以自遷為文邢欲也傳謂齊桓遷邢于夷儀邢遷如歸邢遷如歸是也齊桓遷之非也夷儀今邢臺縣西有夷儀山邢將依山以為地險又去故都不滿一百五十里易以民遷傳謂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亦非也狄實未嘗攻圍又有三國聲援曷為遂潰趙子常言潰者一國之事守不以累桓公可乎又謂師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若狄實攻圍則邢潰之始

寧無所掠安得皆撰其遷之耶蓋三國之師為邢禦
侮而待其遷故得遷而如歸蓋自是邢無狄患矣世
或曰存邢亡國以屬諸侯非其薄德無稽而眩于名
實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夷在今莒州界古城陽莊武地齊東鄙小國近莒者
以慶父在莒也汪仲裕曰當薨之日齊人即以歸齊
則因齊人至而薨也文定謂以喪歸魯曷為越百七

十日始至乎經凡言以歸歸其國也歸者歸于魯也

魯請乃歸于魯耳經曰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不言至

自夷而其事白矣

楚人成伐鄭

唐孔氏曰荆楚一木二名故以為國號亦得二名黄

東發曰先儒謂楚至成王令尹子文得政國益强改

稱楚以交于中國從其自稱非春秋改之也人者將

卑師少或曰楚自是有事于諸侯皆稱人不與中國

君將稱君者同文以辨内外非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桓鄭伯文曹伯昭邾人文于檉

檉今陳州有檉城宋地也于是楚兵已退齊桓即宋地謀合諸侯以攘之左氏謀救鄭非也趙子常曰凡盟主之會不月雖公若王卿士會之不月必有功而後月

九月公敗邾師文于偃

偃杜元凱曰邾地左氏謂邾援姜氏于齊故魯怨而

敗之趙企明曰郳本附庸于魯不敢外交諸侯雖郳子瑣受王命其继之再盟亦不敢與猶附于魯今柽之會郳人始與盖將以五等諸侯自居不附于魯故八月同會而九月伐之愚謂趙氏失事勢矣齊桓之為盟主也魯乃敢訟言郳之附齊而討之哉或曰郳自北杏以來附宋

冬十月壬子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獲莒挐穀梁子曰惡公子之紿也劉原父曰非也古

之人有知者不言其何知也啖子曰季友賢哲之士寧為匹夫之事乎傳謂搏莒拏近于誣矣劉氏之意得毋謂是耶然不足辨也今之說者抑鋒止鋭喻以詞命謂之曰善以季友之敗莒獲拏為責備之瑕也是則不無可辨者耳酈之戰兵端在莒慶父死于莒耳謂齊人不納使奚斯入請公羊之誣也夫以賊求賂莒之罪也魯之拒之亦必有辭于莒矣酈魯近邑而師至焉尚何辭命之能喻胡子之言君子以為迂

矣故謂敗之正也呂仲木之言則然趙企明之言則然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夫人氏則何以不稱姜劉氏敞曰杜氏曰闕文非也苟有所不通者則謂之闕文春秋何文不闕也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亦闕文耶穀梁子曰不言姜為桓公諱殺同姓也夫人挾小君之尊而殺二子魯人不敢討也桓公為伯主疾禍亂之所生豈得顧同姓耶

此非春秋所恥也非春秋所恥則亦非春秋所諱矣古之人有為此言者可謂辨矣然文姜去姓氏而哀姜存氏終不能明也趙子常曰一事再見則蒙上文之例上書公與夫人姜氏遜如齊則下書夫人孫于齊者即如齊之姜氏也上書夫人姜氏薨于夷則下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者即薨夷之姜氏也此于古史簡與之體可謂有見矣而哀姜氏存氏亦終不能明也春秋之法微而婉為魯人諱哀姜不可書殺為

桓公存實則主人習其讀者思夫人之去姓而桓之大義滅親其功顯矣此又史外之法子常之所未及也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楚丘孰城之我城之也謂諸侯離至不可得而序非也楚丘魯地在今曹州東南界漢志註城武有楚丘亭杜亦以為楚丘在城武西南實當巳氏戎界隱七年戎伐凡伯之地蓋魯備戎而城也左氏以齊既城

邢意必及衛遂曰諸侯城楚丘封衛夫苟狄實滅衛

衛即其分土而自建之止可曰復不可曰封况狄之

入衛衛實未滅何以封為哉且城邢則曰邢苟城衛

曷為有內辭穀梁子曰衛未遷故不言城衛趙子常

又以伯令得內辭書之皆非也城緣陵乃以為衛耳

季明德以衛伐齊喪滅邢并疑楚宫非衛詩則又過

矣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以私禮葬足矣不可以小君禮祔也

虞師晉師滅下陽

虞列大國之上請先伐虢也左氏註其事詳矣又自立異曰賄故非也而胡子因之趙子常則曰三公封國先庶邦按左疏漢志武王封仲雍後周章弟虞仲為泰伯嗣國今解州平陵縣東北古河東太陽縣為虞公世族譜封虞仲庶孫于中國以為虞仲後為西吳吳者虞省文也亦謂小號泰武公十

二年滅之事當在魯莊時居中國者即今靈寳亦謂西虢羅氏路史俱指為陝之平陸誤矣晉侯爵成王封少弟叔虞于唐地在晉陽後十一世孫曲沃武公併晉都絳又徙新田命為絳今平陸絳縣也然太陽之虞雖為公爵而春秋所書先大國者皆主兵也故舍宋一再主兵無先齊者豈論爵哉虞國于太陽而下陽虢采邑正在河東太陽縣界故穀梁子以為虞塞邑葢下陽雖虢采邑而虢都

河南滎陽相去視虞反若稍遠季氏遂疑絳都西南相界不須假道不知晉人恐虞以疆埸相援耳今虞自撤其藩圍以近晉不亦愚哉邑而書滅何也馬融曰虢仲封下陽叔封上陽此言無出也西虢自忌父始為卿士寰内諸侯其采天子親制之其後王巡虢守與之酒泉然則皆周邑也少頡林氏言天子之地非諸侯所得取故書滅使若國然是也趙企明因謂下陽者虢之采取其采虢復何

在故書滅然不知酒泉桑田桃林華山皆虢畧虢尚在也其後火中成軍乃取之始可言虢滅耳季氏以下陽即國名別無滅虢之事故不再書不知孟子明言假道于虞以伐虢者止謂虢邑耳虢常衡王命命曲沃伯為晉侯又常同朝王所情好如此金氏謂曲沃賂周必虢公實為之請似矣今狡焉思啟封疆越國而取其采邑是一舉而有數失也

秋九月齊侯桓宋公桓江人黄人盟于貫

江嬴姓顓帝𤣥孫伯益後國今光州息縣界古汝南安陽有江亭黄嬴姓陸終之後今光州定城廢縣界汝南弋陽有黄亭楚旁小國於會盟諸侯近宋意自宋招徠之也張元德曰惟宋與不煩他國稍得其情實矣杜元凱曰江黄始來故為合諸侯胡氏遂謂諸國皆在非也江黄來于是伐楚之議成矣貫杜氏云梁國蒙縣盖宋地

冬十月不雨

楚人侵鄭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踰時不雨書首月

徐人取舒

舒鄾姓皐陶之後徐在下邳舒在廬江相去甚遥孔

疏云爾趙企明言相去二百七十里非也凡勝國而

不用大師為取詩懲荆舒則舒乃荆之與國取舒盖

翦楚援也取不言滅孫莘老曰不絶其祀是也莊二十六年齊伐徐遂服焉意者取舒出于伯令以嘗楚故許翰謂倚諸齊其後楚滅舒庸則此年取而未有矣然楚自是疾徐而加兵焉桓公合八國于匡使諸侯之大夫救徐亦必舒故之以輕師越境以襲强國之黨而師無他虞東諸侯之勢益張江黄遠來非震其威哉

六月雨

秋齊侯宋公江人黄人會于陽穀

陽穀在東平須昌齊西鄙宋致江黄于此非便道矣

左氏曰謀伐楚蓋受成命于齊桓也

冬公子友如齊蒞盟

往受盟于齊聽伐楚師期也不煩諸侯大夫離至受事為密也

楚人伐鄭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桓陳侯宣衛侯文鄭伯文許男

穆曹伯昭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陳從可通宛丘之道許從可集許昌之援鄭從可據虎牢之險邇荆蠻者獨蔡即夷蔡居汝水之南楚門户所必救也輕兵卒至不暇告楚而潰此師之奇蓋桓公管仲素定之策左氏蔡姬之嫁豈足知哉陘蚡昌建國之地卒而至陘以奪之氣楚難于守又恐江黄議其後復難于戰矣

夏許男新臣卒

此卒於陘也陘則胡為不地穀梁子以為內桓師也胡子引劉原父之言曰卒非正也其為人君不知命者夫原父之意將謂新臣不終斯役實以疾辭還而卒者乎於傳有之許穆卒于師葬之以侯茍左氏而不謬也則許男非為不知命者也陘今許州郾城東南四十五里召陵之南本蔡地也趙企明因杜氏遂定陘在蔡南為楚地其後為楚所併則不可知然謂非潁亭陘亭而以為非卒于師

則誤矣師方次陘而許男卒卒在退盟召陵之先必以召陵許地遂謂非卒于師則不惟失考于地里而亦昧諸侯薨于路寢之說矣葢不卒于師者屬辭當併下文觀之春秋無費辭詳於下則畧于上也子業嗣是為僖公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屈氏完名楚大夫也據袁婁書齊侯使國佐來盟此不稱使外之也楚雖帖春秋猶謹辨之不使同

兵交之使來盟于師據袁婁曰據僖之邢之鹿上之狄宣之辰陵則與凡與外且不月再言盟來盟于師師在陘也屈完之意召陵者實退盟之所也桓退師以禮于楚楚之求服召陵齊又要盟以堅其志是屢盟長亂桓公豈為之哉召陵攘夷辭漢以來說曰齊桓多會盟而春秋美召陵是金吉甫以召陵不責楚僭王管仲器小殆精于康侯矣哉或曰楚自王其國非敢有加于天下沿至楚靈之

橫而申之會禮以為歸曰吾用齊桓耳李氏所謂文襄之盛未嘗得以爵通椒之聘始得稱子凡書子者趙氏謂皆其自稱卒而自赴諸侯亦惟曰子惟葬則以王配謚如諸侯葬皆以公配謚書之耳蓋臣子及會喪者尊之也或曰襄公在楚楚人使其親襚魯人以桃茢先祓殯是會葬諸侯不以王禮尊之乃獨其臣子耳中國不以王處之楚亦未嘗以王通齊固不得以治之也夫王豈可假者而

聽其自王哉禮家言春秋不書楚越之王恐民之惑也自王其國民毋惑于改步與金氏之書義精矣

齊人執陳轅濤塗秋及江人黄人伐陳

轅袁同陳大夫氏也執不服國服即釋之不稱以歸也江黄國近陳及者齊及之閒無事得蒙齊人之文也資糧扉屨之故執其人伐其國先人謂之數信矣

八月公至自伐楚

前事侵蔡後事盟召陵伐陳而以伐楚至舉其重
也

葬許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玆帥師會齊人宋人桓衛人文鄭
人文許人僖曹人昭侵陳宣

玆叔牙子魯卿也趙子常曰桓公帥諸侯以伐楚
楚既成而陳人以辟軍見討既執其大夫以二國

伐之又以七國之衆侵之桓為已甚矣胡氏月以異之以桓公失方伯之道也桓公召諸侯以侵蔡伐楚楚既伐事當在蔡桓公委蔡以餌楚而後責於陳其伯圖所及天下諸侯有以量之矣或曰桓公以陳人懷貳異日必先向楚因乘楚服以魯主兵示陳與國近如魯遠如江黄皆能用之七大國又迭為侵擾以威陳此桓公管仲以力服人之謀非獨以辟軍見討也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申生為驪姬所譖獻公苟無欲殺之心則申生不奔新城公必不殺其傅新城奔而其傅殺此申生所以不能自明也然則申生之自縊實晉侯拒不得通而逼令自殺其為賜死無疑禮公族之罪不以犯有司刑於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世子非君誰得而殺之左氏記申生不辭不行以安驪姬若果初心則必不奔新城既奔則猶有望焉冀其

見察未必有死之心奔而不赦則申生之無所逃不得不自縊矣經文書殺之意非虛加以立意義也先儒以為仁之賊豈不哀哉責獻公者胡義自備

杞伯姬來朝其子

於是伯姬歸杞十三年而杞伯疾伯姬因歸寧戒風孫欲託其子於魯子不名未立為世子也蓋杞伯失夫道伯姬失妻道失母道其子失子道髙抑

崇曰先王之制諸侯未冠而即位謂之童子侯童子侯不朝不可以成人之禮接也然則魯侯亦失邦交之道也未能行朝禮故繫于母而曰朝其子伯姬為志乎朝其子也

夏公孫茲如牟

左氏曰如牟娶焉然公子友葬原仲公子結媵陳人之婦無不書其故者趙子常謂私事不得書但言如以重國使非也杜元凱又謂因聘而娶葢其

言無所本者牟徵國也而為魯附庸杜氏據漢志定為泰山牟縣鄭樵以為登之牟平者非也自桓十五年一來于魯魯未嘗有聘及之何言因聘而娶之乎趙企明曰此私交也茲公子牙之子前年伐陳專兵又無故如牟叔孫之僭基於此聖人詳之或曰魯齊征伐會盟之故使茲如牟取貢賦之助

公及齊侯宋公(桓)陳侯(宣)衛侯(文)鄭伯(文)許男(僖)曹

伯_昭

會王世子于首止

及其會咲叔佐曰齊不敢為會主是也于是子帶有寵于惠后世子危不得立桓公率諸侯以會之隂以定焉禮之變也蘇子由言首止之會非王志也諸侯不以王命而會世子不以父命而會諸侯衰世之事也或者遂疑世子為植黨諸侯為脇君必齊桓會衆請朝願奉世子惠王感悟使世子就會焉而免其朝若然則又何為欲撫鄭以從楚哉疑世子避叔帶之

逼出居首止首止衛地故諸侯會焉弟史傳無明文可據耳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世子不與盟故雖無中事亦舉諸侯以别之公羊謂前目後凡得其一耳諸侯之不盟王世子也諸侯之遜也翼戴諸侯之事非世子之所要也王世子之不與盟也不毀列也遠利也是春秋之所善也

鄭伯逃歸不盟

王思齊侯定世子而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可以少安鄭伯喜于王命而畏齊故逃歸不盟胡氏以為貶是已髙抑崇曰齊之服楚圖之非一日也纔踰年惠王已導鄭伯叛之故中國之不競非獨諸侯之罪王亦有以啟之也

楚子滅弦弦子奔黄

荆楚始滅中國矣弦今光州光山縣古弋陽軑縣江

黃道栢方睦于齊皆弦婣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楚屈完常以大夫書子文何以不書楚大夫將恒書人也黃東發曰齊處北楚在南齊積二十年閒之力僅能盟楚盟召陵弦近楚滅之旦夕耳豈齊救所能及哉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以至元辛巳為元逆推至僖公五年得一千九百年每百年加一該加十九分得日七十萬空六千九百

四十七日九十一刻四正合僖公丙寅正月辛亥冬至然後順下八月又該二百三十六日二四四七四四乃以六十甲子除去三六一百八十日止存五十六日又加辛亥日八十五刻四分共得五十七日九刻八七四四正戊申日為九月朔亦云交分得二十六日八千九百八十五分六六入食限自漢言春秋日食者皆遺此條今按劉仲敬先天歷法魯僖五年六分二十六日九十刻〇〇六七强入食限庚寅二

百四十二日四十二刻乃巳未日五十刻交會之臨是同人二千二十五月之終臨卦二千二十五月之首從此逆上丁卯歲首冬至該八千六百四十三日零八刻五六五九數故其年至日乃丙辰日四十一刻强以先天月法除之得二百九十二月零二十日零一刻五數强又上九日三十七刻七九七强為丁卯子月之首又上亥戊申四月乃僖公九月朔正得戊申日盖其上推法如此

冬晉人執虞公

林少頴言聖人不忍周衰諸侯再取其地故不斥言滅而但云執此言非也春秋治其名實者也寧有不忍周衰沒其亡地之實者乎滅下陽晉據而有之者也虢公醜奔京師未嘗執也故書其重重在地也虞滅而修其職貢于王謂輸其甸賦之貢則虞公猶存于國置之而不得他去其事與下陽異而執天子三公重在人也杜元凱本以職訓命祀為句貢易知不

頗詁釋而讀者遂昧耳虞公不能地緼于晋命行乎虞民而執之猶其下執之辭趙子常以為上公不名非也春秋豈有滅國之君不名者哉或以為見執而始有悟僅能不屈則益無據矣不言以歸不言所舍以為猶存於國耳而實制於晋亦自是遂亡矣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桓陳侯宣衛侯文曹伯昭伐鄭圍新城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新城今鈞州新密縣南近方城諸侯越鄭都圍之意其導楚故也左氏紀此事凡誣者二謂討鄭逃盟是也曰鄭所以不時城者誣也救許而楚還楚固畏齊之强也未幾洮之盟許男與馬齊盖得許許曷為面縛銜璧哉夫面縛者圍急而出降之事也安得圍解數月之後無故而行此孔氏但知馬遷記宋事之妄不知左氏誣也圍新城非若宋圍長葛齊桓待其服耳趙子常以桓之帖荊為難盖僅圍其邑志在得鄭

諱其憚遇楚師夫合六國之師奚畏楚哉第不能聲
楚罪耳楚稱人將卑師少耳趙伯循疑不能圍夫兵
法十則圍之常也然環而攻者豈必多之謂哉亦惟
其精而已

冬公至自伐鄭

七年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子來朝

杜元凱曰郳犁來也邾之别封曹姓故曰小邾始得
王命而來朝也何休氏曰齊桓公請天子進之于是

以爵通也自是天下無未命諸侯矣齊嘗輔宋争郳今則進郳為小邾子而仍使附魯故來朝桓公霸令之行諸侯無朝者而獨小邾以附庸之故亦禮之所不能盡禁者耳

鄭殺其大夫申侯

申以邑為氏即今信陽州本楚邑也侯者名也黄東發曰申侯本自楚來鄭故導鄭背齊從楚鄭將復歸齊故殺申侯以説齊左氏謂陳濤塗怨申侯反已於

齊譖而殺之若然則申侯蓋忠于齊者殺之是怒齊也何名為説季明徳曰凡别族之臣以名繫氏貴戚之臣稱公子公孫皆為卿者也置卿因國大小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皆命於天子若大夫則諸侯自命而以名通此禮之常而卿大夫之所以别也春秋時凡為卿者皆不請王命矣故於其見殺皆不稱卿而謂之大夫王制以卿為上大夫而下言大夫又别有上中下三等前後自相牴牾至以次國一卿

小國二卿命于其君而不命于天子則于禮尤為不通漢儒附會之說其亦不察于春秋不書卿而書大夫之義矣然卿必有職如太宰司空之類皆官名也春秋于大夫未有書其官者見其非公選也當時用人或以私愛而登庸或以世官而承襲官無專職兼攝無常皆德不稱其任者也非義所繫則畧而不書耳胡康侯以為不書官者不與其自為卿也夫魯之單伯鄭之祭仲皆命大夫也而亦不書官此豈繫於

不命而自為卿乎張主一以為宋統承先王得自命官故有司馬司城之書亦非也盖司馬司城義繫于官耳若宋果能自命則華向皇樂之族以貴卿而見于經者亦多矣何以悉不書官乎皆不通之論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甯母今兖州魚臺縣古方與魯地也左氏以為謀鄭然紀事亦有可疑者子華以三族違命欲齊去之以為成其言以鄭為内臣者非欲叛其父也而管仲遂

曰子父不奸之謂禮既殺申侯以說齊矣而桓公乃曰諸侯有討于鄭未捷管仲既曰記姦之位齊辭子華矣而經實列于會登名載書然則抱遺經者當必知所擇矣

曹伯班卒

五年首止之所同盟也不日卒蒙上盟月也不曰趙子常謂弔不以禮也班僖公赤子僖卒在莊三十二年而班嗣位卒子襄嗣是為共公禮襍記凡諸侯弔

者有介有舍者有襚者上介謂之圭將命上客臨自稱一介老將命必大夫也鄭康成記禮言天子于二王後含為先襚次之賵次之賻次之于諸侯含之襚之諸侯相弔如天子於二王後是時齊桓主盟諸侯方睦魯人弔而不以禮然則一變而後至道者亦斯類乎

公子友如齊

趙企明曰公與公子友同心事齊五年一聘之節未

嘗廢也季明德以諸侯無朝聘之禮公子友之如齊
乃議時政聽事期耳至于僖公親往以五年為期則
必古人諸侯受成方伯之禮不可如舊説例稱朝聘
則誤矣詳見隱七年齊侯使弟年來聘下
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桓衛侯丈許男僖
曹伯共陳世子款宣盟于洮鄭伯乞盟
洮今濮州南界于曹古鄄城水經註曰鄄城西南五

十里有洮城杜氏以為曹地是也何卲公曰王人衛王命會諸侯諸侯當北面受之故尊序于上左氏傳曰盟于洮謀王室也然則謀子帶乎首止之會世子已定位矣謂惠王崩襄王患太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乎則盟洮之後位亦當定何至歷四時始以崩訃乎甯母之盟子華在焉鄭伯未盟也鄭伯之逃本出王意鄭當尋盟故王人下齊為鄭求解焉此以屬辭知之左氏謀王室云者本誣說也抱

遺經者有以知之矣

夏狄伐晉

狄邇晉而遠齊齊晉又未嘗通也吳幼清謂桓公不能攘過矣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夫人孰謂謂哀姜也趙企明謂聲姜或曰蓋成風焉仲舒劉向倡之范劉孫胡和之以為立妾母之辭也或曰公羊有說焉公本聘楚女而齊媵先至故脅之

立即十一年陽穀之夫人也然則何居曰固哀姜也夫
成風者僖公之妾而非其母也啖氏知僖公成風猶
惠公仲子而不若趙企明之明也繫成風于僖猶繫
仲子於惠蓋妾之辭也今以為立妾母既已非其實
矣宗人釁夏曰自桓以下娶於齊不言聘楚也葵丘
之盟曰無以妾為妻齊為盟主而僖與會受盟矣又
豈有受齊勝之脇而盟者與受盟者乃無一怍者乎
是公羊之誤也蓋哀姜之惡僖公不敢致其主于廟

遲之八年乃舉禘祭因而致焉禘也者審禘昭穆之祭婦之廟見無以禘為也然則三者雖未能明其必為哀姜而于禮義事情為不悖矣或曰傳有之成風聞成季之繇而事之屬僖公則成風僖公妾母也何疑曰成季賢者而有此何以正慶父乎以是知左氏之誣也隱之策曰惠公仲子文之策曰僖公成風以經正傳知左氏之誣也然則僖何以不逆夫人趙子常曰陽穀之夫人僖公子時所娶也陳氏傳曰魯禘

非禮雖用之羣公之廟不書據傳禘于襄公禘于僖公之類有用之羣公之廟者矣但有事譏不在用禘也事在昭公十五年必禘于太廟致哀姜也而後書譏在用禘也凡禘恒日用以致不當祔之夫人故不日以異之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子鄭嗣是為襄王左氏前年閏月崩非也

九年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子襄公玆父立趙子常曰不書葬盖廹於葵丘之會不及以禮諸侯之送葬者也

夏公會宰周公孔齊侯桓宋子襄衛侯文鄭伯文許男僖曹伯共于葵丘

宰官周采地在今鳳翔府岐山縣天官冢宰兼為三公者即周公閱名孔天子三公不字也不殊會胡氏謂非若王世子貴有常尊比是也宋稱子未踰年也宋桓不書葬左氏穀梁遂曰未葬之辭非也葵丘晋

地在河東汾陰杜氏及國名記并指陳留外黄宋地
莊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則臨淄西界齊
地知不然者唐孔氏謂傳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西
為此會則此地遠處齊西不得近在臨淄也汾陰晉
地故晉侯欲往會之若宋則齊晉素不通何緣欲往
且宋在齊南不得為西孔氏以盟無晉侯遂謂非晉
地不知晉侯以宰孔言還不會尚安得盟哉據史氏
襄王使宰孔賜桓公彤弓矢大路矣而經不書啖氏

曰桓文之伯不書錫命蓋有微旨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唐孔氏曰禮姊妹在室期未嫁其夫不為服則兄弟不為降諸侯絕旁期此將嫁于諸侯當服其齊衰期故書其卒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當是時宰孔已有錫命以王命行乎諸侯則怠于期會矣殆于所謂震而矜之者以為桓

盟之盛而日之非也陸淳氏曰盟稱諸侯明宰公之不與也陳君舉以為知節是也其美胡氏義已備

甲子晉侯佹諸卒

唐孔氏曰此甲子晉侯卒葢赴以日而不以月魯史不復審問書其來告之日惟稱甲子不知甲子是何月之日故在戊辰後杜元凱曰甲子九月十一日戊辰十五日書在盟後從赴然杜長歴定朔不足據則十五十一亦非矣趙子常曰雖後之猶日見春秋日法之嚴然若

以子為戌之誤豈不易簡亦何必信趙說耶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國人不子奚齊之義胡氏傳備矣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于是諸侯私朝伯主如二君矣魯侯之初如齊也春秋諱之以故至是專朝不可諱矣周之典諸侯殷相聘世相朝非有所禁也惟其莌柳尚息不復宗周而獨之霸主朝伯主曰如朝京師曰如又有甚者諸侯為兩君之

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則諸侯如齊必有至其私第者聘禮賔問卿面卿辭曰君貺寡君延及二三老而已矣而毁裂至是春秋可不作哉其後僖公即世晉遂以不朝來討文二年移齊事晉襄二十八年移晉事楚而變極春秋且終矣

狄滅温温子奔衛

齊方圍楚力不及狄狄亦伯圖之缺也温本子爵國鄭漁仲曰已姓顓帝裔孫封于蘇鄴西蘇城是也鄴城今彰

德府臨漳縣西二十里其地南近衛東界于狄狄利其
近已故滅之地遂入狄周圻内别有温周司寇蘇忿生
食邑在今河南懐慶府南本與鄴西之温不同左氏誤
以為一文十年魯及蘇子盟于女栗其國尚存然則襄
王勞文公而賜之温殆近於誣矣孔䟽杜註國名記謂
蘇所都之邑名為温夫温子蘇子烏可附會而無别哉
晋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息之名從君于昏也盖自杜氏之説始也于是胡氏安

國高氏閔習其讀而不變黄氏震乃復曰驪姬亂國奚齊卓子不可輔息受其託孤蓋愚人耳愚謂二說者皆非也若謂息從君殺申生之昏耶殺申生時息傅奚齊耳獻公之所謀獨在里克息苟坐其責不亦枉乎若以立奚齊為昏則申生既死國無冢嗣君命立奚齊是君矣何以為昏故為原父之說盡而辨矣弑君者必月卓與哀十年齊荼不月二君皆庶孽與他君遇弑不同也又按世子君之子適庶之分也然曰君之子異乎下殺

上奚齊卓子皆驪子其君一也而齊有先君之命春秋不君奚齊君卓子何也既以奚齊正適庶則以卓子正君臣討里克之罪也張元德言卓子有先君之命者誤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戎患中國及曹魯耳狄則邢衛晉温鄭齊魯宋皆受其害齊桓召陵之師經營乆而方興者其先戎狄迭起有以牽制之也然戎弱狄强北戎在燕西狄北意今紫荆

倒馬諸關之地杜即以為山戎非也戎訖春秋無大患狄遂代興敢于伐晉敢于滅温温近王畿殆將被髮左衽無以稱一匡矣齊不合諸侯以討狄顧施勞于許而專役以伐戎雖云節制不失所先後哉戎狄難猝制又恐與戎合威戎所以讋狄然已細矣

晉殺其大夫里克

秦納公子夷吾是為惠公稱大夫猶在位也穀梁氏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其義胡氏備

矣

秋七月

冬大雨雪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里克之黨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姜氏公子時所娶薛士龍曰齊侯女也故僖之策不

書逆女姜氏高抑崇曰兩君為會而婦女厠于其間

非禮也

秋八月大雩

其月過時之甚者也不日者日必以辛也

冬楚人伐黄

陳君舉曰滅不言伐此書伐病桓公也以陽穀之會貫之盟徒以亡其國耳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姜岌云三月朔交不應食在誤條其五月庚午朔去

交分入食限大衍同授時推是歲五月庚午加時在晝去交分二十六日五千一百九十二入食限先天得交分二十六日五十刻零三二五六入食限疑五誤為三然列書于春王之下文在夏前勢不可強移位置也

夏楚人滅黃

言滅不言君死于其位也公羊子所謂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冬伐而夏始滅歷三時矣而救不至

齊真負黄蓋是時管仲死矣公穀之言是也而史記

于僖十五年係管仲之卒真氏若欲以蔽罪于仲者

與左氏同再考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子款嗣是為穆公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鹹今開州東南界即叔孫得臣敗狄之地杜云東郡濮陽也鹹本衛地東界於齊狄入衛故會以備之左氏謂為杞故非也淮夷北距杞都雍丘千里東越郯宋西越徐陳然後乃至不能病杞况近舍衛而遠慮杞伯誤亦豈然哉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備狄也緣陵不書其人穀梁以為散辭陸淳曰是前目後凡也孫覺趙鵬飛推為鹹之諸侯因傳淮夷病杞之説然左氏何以知其有闕而不書哉淮夷去杞踰千里勢難病杞趙氏亦既知之然惑公羊徐莒云者而失于屬辭比事經書十三年春狄侵衛故夏會于鹹鹹本衛地故即而謀之因遂城之耳此可棄傳任經不然何以會于衛地哉故城緣陵即鹹之諸侯前目而後凡耳緣陵者諸家指為杞邑無所詳勘獨

前漢志臣瓚以為營丘則始胙太公者杞安得踰千里邑之況先君分壤有廟又去新都臨淄僅餘百里豈其棄以委杞哉向見李明德欲定為沙麓之北云齊衛狄三國接壤然無據不能決也而非杞邑則同矣就令杞邑亦不得如胡氏以為專封也夫昔未有國而今始有者封也杞古諸侯位上公王室衰而夷狄侵桓率諸侯改營使辟難耳緣陵既杞邑何嘗更封而欲罪其專哉是故胡康侯不如黄東發之盡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譏魯公愛其女使自擇配傳意備矣鄫姒姓子爵沂

州承縣東八十里故鄫城是已國名記鄭地滎陽有

鄫水城名偶同耳左氏說者以為鄫夫人則明年經

何以始書季姬歸鄫耶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鄭漁仲曰沙鹿不盡晋地通衛狄按今大名府元城

縣東界有沙鹿土山古陽平地也西為衛東為齊北

狄地不可繫之國矣事關乎天下也

狄侵鄭

於是狄不能近衛又東不得志於齊遂西撓鄭矣伯

主與有責焉

冬蔡侯肸卒

是為穆公子莊公甲午嗣汪仲裕曰穆公父獻舞見

獲于莘莊十九年留卒於楚而立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張元德曰純用五年一朝之制同於事天子矣

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牡丘齊地匡今睢州界在古長垣西南鄭樵謂與牡丘相近非也遂者急於後事之辭次其本意也書盟書次書大夫帥師胡氏云桓志之怠是也

夏五月日有食之

左氏云不書朔與日史官失之也大衍推四月癸丑朔去交分入食限差一閏授時推是歲四月癸丑朔去交分一日二千三百一十六入食限先天得一日一千三百一十五分二四入食限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厲神農之後今隨州北厲鄉屬楚之微國也伐國不月以齊之不競于楚救徐不力而分兵以伐其與國之微者故月以異之明年夏伐厲不克救徐而還

不書不足書也

八月螽九月公至自會

黄東發曰救徐不能救師未退而先返已歷三時矣

季姬歸于鄫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趙伯循曰古史之體應合書日而遇晦朔必書之以為歷數之證然則公穀皆以晦為冥非也夷氏伯字

趙伯循曰大夫既死加謚之後不更稱名左氏曰展

氏則其立廟之始尚未賜氏應書展伯矣公羊謂季氏之孚亦非也餘見胡氏傳

冬宋人襄伐曹

宋始貳於齊也陳氏傳曰諸夏之相加兵自莊之十九年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宋襄公為之也其輕齊爭霸之心已見於此矣

楚人敗徐于婁林

婁林今泗州古下邳僮縣楚兵挑徐出至婁林詐而

敗之徐以號舉劉原父曰始稱王故夷狄之趙子常因曰始叛周僭大號按漢史載楚文王滅徐偃韓氏偃王廟碑以為穆王與楚用兵伐徐走彭城本末叅穆天子傳等韓當詳于史矣然春秋中徐其本稱子僖三年亦書楚人於彼何不以號舉乎既謂楚已滅徐何為其國至此尚存據史氏注引括地志徐城在越州鄮縣則今鄞縣與下邳之徐不同退之誤合為一耳按後漢東夷傳徐夷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

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檀弓載徐容居之對曰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于河是駒王偃王本一人真常僭王而九夷孔子欲居蓋山東之裔而非鄒矣四夷雖大春秋皆以子書之而楚文滅徐文不足據耶或曰兵無統紀如狄然則號舉之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秦嬴姓伯爵周孝王封伯翳十九世孫非子於今鞏

昌府秦州古西戎地也韓古韓侯之國括地志在同州蓋詩溥彼韓城者而其後晉併之也為桓叔子萬食邑因氏之故使萬孫韓簡視師焉河自龍門而南至華陰而東晉在西河之東南河之北以河北為內河南為外晉地是時有河南列城五自華山而通盡虢之東畧南及華山故三敗及韓渡河也晉不悔禍而請戰故春秋敵罪于晉書晉及晉侯雖獲秦伯曰妖夢是踐豈敢以至于是舍之靈臺未以歸也陳君

舉言獲則以歸不足言非也其稱君君重師次大夫敵胡義詳備秦自五羖大夫之入未嘗輕用民力矣季明德定秦伯卒與晉文不遠秦誓應作于茲役之後左氏誤傳其卒在文六年而作書序者因謂敗殽乃作秦誓蓋公子縶子桑皆勇力之臣必娟嫉百里穆初惑之戰而遂獲其君雖足以見將勇兵强而斆于返躬責已故作秦誓番番良士指百里也仡仡勇夫蓋縶桑諸臣而娟嫉能容其說非無發者穆由僖

二年至二十八年此戰之外雖敗楚圍城濮圍許圍鄭三役皆與晉文共成伯事為中國計孟子稱奚顯君可傳後世豈以戰勝為功哉若入滑敗殽穆公尚在雖奚踰百之年不保其存而三良未殉必能以義相規何得迷復乎穆以未同盟弔葬不及則其不赴而史誤書有由然矣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隕石者星隕也星石之精陽不翕則隕矣鷁乘風而化陽鳥也退飛者陰驅之是月者決不日而月也宋都者内别辭于宋也五六先後言者後散辭先聚辭也過也者有退飛之始焉掠而過宋耳凡氣之運有其始聖人知之懼其惑民不言也言其可見者耳盖天人必有感應焉或曰後五年有盂之執六年有泓之敗以應五六數則鑿矣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大夫曰卒其卒名正也兼字之意恩禮之隆史之變例也與仲遂皆生而三命為世卿叔五世及婼尚曰三命踰父兄以知牙未三命故不書也程子曰生而世族使世為卿故氏遵之然不可通於叔孫叔孫世卿據經曷嘗書族哉趙子常曰叔肸之子嬰齊復稱公孫叔本非氏此子常之誣也叔牙桓之庶子叔肸自文公子豈可誤合耶叔牙之後稱叔孫叔肸之子嬰齊以公子之子稱公孫叔老老者亦肸之子不稱

公孫而稱叔其後老之子弓弓子輒及鞅輒子詣皆氏叔安能斷自嬰齊以叔非氏哉古者氏以世祿孫以王父字為氏常禮也後世以世官則有若季友仲遂叔肸者故叔肸子老遂得稱叔非繫于王父矣季明德言祖卒而孫受氏則稱其祖者為氏而非字此明德之誤也孫以王父字為氏氏即字也在王父在孫異稱耳又何必辨之哉至謂友之子無佚可稱季遂之子歸父可稱仲不必更言公孫其說是也而又

自疑何也夫行父逮事四君無佚未立乎位其稱公孫與否於經無見也歸父當仲遂卒後二年如齊伐邾已勝其任其齒必長覊貫就傅在遂未命之先已如常禮稱公孫以自别其後因不改耳非謂不可稱仲也嬰齊乃歸父之弟而即稱仲義自可見傳者不知乃謂嬰齊後歸父耳又謂稱字以師禮尊而不臣如齊仲父亦非也季非名友豈非名哉是故知此說者知弟不可以後兄知王父字為氏非通論也豈細

故哉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叔牙子也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襄陳侯穆衛侯文鄭伯文許男僖邢侯曹伯共于淮

會而月無功而還故異之也淮今泗州盱眙淮水所經處古臨淮也鄫今沂州據左氏淮夷病鄫故即而

謀之且東畧然以經考之則去年楚人敗徐婁林泗州近古徐城故今為徐謀楚而會其地徐子雖未會明年與徐伐英氏則茲會之故而伯主之功亦細矣哉邢以小國避狄夷儀本屬于衛今騾列于衛而序曹上衛人于是積不平焉而邢之滅于衛丈有由然矣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不月趙子常曰有徐人也英國姓臯陶後國當在今

壽州六安閒楚與國之小者杜氏不志其地路史國名記亦止言漢為縣布國而漢志九江郡不定英所在晏元獻類要皋陶子孫封英六縣布傳正義云英改為蓼杜元凱曰蓼國安丘蓼縣則正今霍豐界于壽州六安者也桓為徐謀楚不能病楚而徒伐其與國君子以為細矣

夏滅項

項本汝陰項縣而漢志汝南郡有故項城今陳州之

項城楚旁小國也齊桓為徐婁林之敗伐厲不克乃伐英氏又不得楚於是憤而滅項也杜氏不考地里事勢信左氏之誣以公有諸侯之事未歸取項自魯至項不啻千里公又在會孰為是謀而能分兵以取人國者乎然則孰取之乎曰齊之取也上伐英氏矣雖書夏而間無事故不再舉齊人如六年齊執陳轅濤塗秋間無事止書及江人黄人伐陳不再舉齊也杜氏不言師諱滅趙企明曰取邿取鄟皆滅也何獨

偏諱滅項乎是止公討滅項者亦誣也夫人會齊侯于卞因止公之故亦誣也淮會在十五年冬至十七年滅項謂淮之會未歸取項而踰年猶未見討至十七年始書滅而討之乎下書公至自會即非自齊足明左氏之誣矣其得失則以齊之不能加于楚而已季氏以頊誣為項既又以頃誤為須昌則求之不得其故而妄臆特甚矣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夫人聲姜也卞今泗水縣古姑蔑魯地也於是齊侯將歸夫人要于路而會之聲姜令妻魯人所頌而有此也稔于見聞矣

九月公至自會

月致譏無功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齊亂明年子昭立為孝公先儒稱桓公以尊周為名帖荆為績其所以從諸侯于盟會者皆以自為而已

使誠不私其國合諸侯以事天子朝覲訟獄必歸焉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躬率方伯之職討其不庭雖以復文武之境土可也天下諸侯其孰非天子之臣而敢有二心也故有興國之勢而不為以求其利而遂失之矣孔子於春秋曰其事則齊桓晉文惜周之令不能行也蓋因其事而裁之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蓋宋襄秦穆楚莊而下則無譏矣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襄曹伯共衛人文邾人伐齊

外伐國恒不月今月以異譏之也據左氏桓公常屬公子昭於宋以為太子桓公卒宋公以諸侯伐齊納公子昭齊履謙曰考之于經左氏之言有不可信今按桓公葵丘之盟首曰無易樹子若昭之既立於管仲則必應立者又何自疑其事屬之宋襄雍巫何術輒得近于衛姬管仲尚在薦羞細故何得輒與儲事且孝公既立為太子則必有播告之脩國人所聞若桓有後命欲立無虧亦其邪心耳况許而未發則昭

固儲貳也國人安得乘其邪謀擁立亂命然則寵均而爭勢或有之其云屬昭于宋欲立無虧皆妄也説者不得其情謂之奉少奪長或曰昭入有辭故不書納國人縁後命立無虧則國有君故書伐非也此直乘其内釁而伐喪耳若為孝公則鄭姬所出鄭何不與何為既立讐宋而有伐宋圍緡之事乎

夏師救齊

踰時而救善之中有遺美焉爾趙子常云救四公子

之徒當是時無虧死安有四公子哉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狄救齊

甗齊地戰者以主及客此其以宋及齊以宋為志乎此戰也伐喪非禮志乎戰而敗之甚矣而齊人不能徵詞持重亦自見矣狄本欲與衛相衡其救有為為之聖人與人為善不逆詐也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齊桓不能慎終胡氏義備矣顧云付托宋襄則非事

實也

冬邢人狄人伐衛

狄言人杜諤曰便文是也中國與外國會君殊之師與大夫序必徵者而後得稱人以便文者非其君穀梁子以善累而後進非也又曰功近而德遠夫衛以怨報德使狄得以假義胡氏以為中國之罪也而何狄德之遠乎邢藉狄威大邦為讐而取滅于是決矣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宋稱人將甲師少也其月異於戎蠻子戎蠻子遂失國也此尋齊桓圖伯之迹效其滅譚爾執諸侯不名嬰齊名不能以理自明而遂屈已以下宋之微者故本其自賤之實而書名以執終也嬰齊即位于隱乙丑迄僖或曰已卯七十五年矣距其未立通計殆且百歲執而不書以歸未歸其國而即釋意其既釋必不能任國事而子立乎位二十二年伐鄭之滕子非嬰齊矣名者諸侯之終事嬰齊舍是無以見于經故

詳之也杜云以罪告聽語耳胡氏遂云著其罪傳無其文而何以定之也邾豈不以鄫罪告而鄫子不名又何說耶杜云從所赴春秋赴執君豈懼不名而赴以名者國史常法豈不能裁歸于例耶周官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凡諸侯獄訟以邦典定之諸侯無有相執之道也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文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曹南之會宋稱公而人曹邾何也盖大夫稱人也宋公在而曹邾敢以大夫會乎公羊傳實書宋人則曹南無宋君此公羊趙匡之遺意而陳氏謂人曹邾以貶宋實不然矣鄫子之會會邾子也若即赴曹南之盟則實邾嘗盟經但當云如會耳且以地考之鄫有二滎陽有鄫水城鄫水溱也國名記云爾而鄫漢志作繒屬東海郡蘭淇南城之間隷今沂州邾在兗之西宋即今之應天曹南介于邾宋之間曹南之盟既

畢則邾東歸邾宋南歸宋趙匡云宋還莫不由邾也

邾子執鄫子用之者邾人自用之非宋之罪也葢曹

南與邾兩會宋不與邾會何以命邾子用鄫子耶此

以道里往復論事勢也春秋所書必重首惡若宋人

實使邾人執鄫子理無不書宋公也假宋使邾執鄫

子春秋乃寛宋而蔽罪于邾是為縱首謀而討其朋

惡者矣使春秋實欲討朋惡者乎則當如季姬使鄫

子來朝之例書之以兩見其罪今宋沒不書而反以

罪歸之可乎此以聖人權衡定書法也宋襄之圖伯雖其中不可保然外假仁義故不重傷不擒二毛豈肯殺諸侯以祭淫昏之鬼乎邾服宋而與鄫鄫為魯壻則邾所仇之國且觀後日戕鄫子亦出于邾之肆虐初不必待宋此以事實而定獄辭也左氏倡之翕然和者皆是也獨趙伯循劉原父乃能知之耳然則宋其無罪乎宋為伯主而不能治諸侯之兩下相殺咎將誰歸乎以此治宋知不免矣

秋宋人圍曹

不自反而欲速見小利胡氏傳備矣陳君舉曰宋公欲合諸侯而亟脩怨于曹諸夏之圍國自此始

衛人伐邢

張元德曰衛不自省其從宋伐喪之罪而以報復為事罪之也

冬會陳人穆蔡人莊楚人成鄭人文盟于齊

楚初與諸夏盟也不言會之者内微者也稱人外微

者也於是陳穆脩好于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初為之約而君大夫未行胡氏謂没公人陳蔡諸侯非也陳蔡先楚陳首謀而蔡隣陳必或贊决焉鄭列楚下桓公没鄭首朝楚不敢先也于齊亦預焉不恥于辱先矣胡謂一以外夷狄二以惡諸侯失道三以謹會盟之始不易之言也而以春秋為諱此夫得失在乎其時春秋奚為諱之哉

梁亡

梁國名今同州郃陽縣古夏陽伯益之後秦仲有功封其少子康是為梁伯地界秦晉之閒自取滅亡則亦兼弱攻昧取亂侮亡耳陸淳謂秦暴取國非也文十年秦伐晉取少梁豈秦得而復失于晉耶梁遠于中國魯人會盟四國大夫于齊聞梁之亡也歸而言之不由赴告則不言其亡之者避不敏也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新作南門左氏以為不時公羊以為變古胡子曰用

力于所不當為是以新作為譏而不譏其僭也按左氏隱元年新作南門不書以非公命不書然則非新作矣穀梁南門者法門也杜預陸淳直謂城之南門按魯城南門本名稷門非法門也劉敞曰南門者天子之門非諸侯之門也盖玉藻之言曰天子聽朔于南門之外書顧命曰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則南門誠天子之門矣然天子五門無南門則竟不能明天子之何門也陳氏禮書南門之外謂之應門今詳顧命

正指畢門為南門也以在寢室之南也與禮書意同則豈城之南門哉今以明堂位知諸家失也明堂位曰太廟明堂蓋謂魯明堂太廟猶周明堂也凡南門本明堂之門其所云南門八蠻之位亦以天子明堂言耳是春秋書南門者譏魯廟非禮因書南門以見義耳趙企明乃曰庫門雉門推原父之意為說焉如此則雉門旁失兩觀春秋宜書新作門觀以別于他門矣安得槩言南門耶

夏郜子來朝

富辰云郜之初封文王之子明季之弟隱十年公敗宋師取郜而桓三年魯取郜大鼎于宋郜濟隂城武縣其亡久矣介于魯宋宋實滅之公羊子謂失地之君自隱至今七十三年矣失地之君猶有存者乎即在能勝朝乎意者魯取而别封以為附庸大啟爾宇為周室輔謂是類矣

五月乙巳西宫災

公羊子曰西宮者小寢也小寢則曷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杜預謂公别宮是已穀梁謂爲閔廟夫廟必以謚配者閔廟何以獨稱西哉又宗廟皆在左不得稱西諸侯有三歸夫人居中宮左媵西宮右媵東宮古制也

鄭人入滑

滑今偃師縣南黄東發曰滑鄰于鄭服衛故鄭入之此説本于左氏夫滑畿内小國在河北近衛河南近

鄭相距道路適均而于鄭常親密是時衛方附宋鄭方附楚分為二黨衛欲間鄭通周之道遠交于滑因而為鄭所入此理之所有也然滑類叔之黨能無啟釁乎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據左氏為邢謀衛難也外特相盟不書與狄盟而書中國無伯華夷亂矣桓公怗荆孝公與盟于國桓公攘狄孝公與盟于邢齊之替有由哉

冬楚人伐隨

此鬬穀於菟也不書楚大夫將恒稱人也隨姬姓侯爵國今德安府隨州在厲南二百里而近左氏稱隨以漢東諸侯叛則是猶能抗楚者然亦自是絀楚不復通諸侯矣哀元年猶與楚子圍蔡則亦能免狂楚之禍視漢東諸姬之盡者殆必有道矣夫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

宋人齊人孝楚人成盟于鹿上

楚陰合齊推宋為首黄東發曰宋襄愚而妄作楚特以戲視之鹿上宋地杜註汝陰原鹿今光州固始界淮汝合處季云兖州府金鄉縣菏水之南宋之北鄙指後漢志乘氏鹿城鄉然而非也水經注雖以鹿城為名鹿上第固始近楚而金鄉遠宋人求諸侯于楚必宋襄至楚近地而盟焉情也

夏大旱

郎顗言魯僖旱脩政自勑時雨自降然春秋於僖公

初書雨已而書雩已而書大旱公之德衰矣

秋宋公襄楚子成陳侯穆蔡侯莊鄭伯文許男僖曹伯

共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齊桓之世楚通上國皆微者君大夫自疑鄙陋不敢

輕至也楚人盟齊盟鹿上始輕中國而楚子始來宋

亦尊之於陳蔡鄭許曹五國之上矣齊本預楚鹿上

之謀疑而不至宋襄翻然而來其見執固自取矣齊

桓伯業已成猶不敢輕楚宋襄圖伯之始延冦啟侮

何哉此楚子執而以衆執為文者中國禮義所由而使蠻荆執其盟主以為諸侯自執之也公羊謂不與執中國之說非矣陳蔡鄭許素黨楚者曹以前年曹南不致餼宋圖焉是皆不親宋者豈惟不親且將讐之是宋公之執諸侯甘心屬辭者可以見共執之義矣昔周之盟岐陽也熊繹守燎而不與盟是周室之不成子也今於先陳蔡而稱子四夷大曰子懼其惑民也

冬公伐邾

杜氏曰為邾滅須句故黄東發曰邾嘗從宋伐齊魯救之不克邾執鄫子用之又魯親也故怨邾特與宋盟未敢伐今宋有楚師故乘間而伐邾以事証東發是也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孟會稱子矣獻捷于魯何以稱人凡使大夫來以人言者人不能使大夫也其曰人文誤耳會既稱子遣

使則何為稱人耶宜申不稱闘氏未為卿也事之是非係于獻捷不係于人楚子而後見也陳君舉謂嫌予楚故人之非也不曰宋捷魯史自諱穀梁子謂不與楚捷宋是聖人因而諱之也胡氏曰楚之意在脅魯拒而請討辭意嚴正矣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日盟以公與也前目後凡故諸侯不序薄宋地杜氏不言其所史記作薄今歸德府東南穀熟鎮西南為

南亳湯都北蒙城因景山名景亳偃師為西亳莫詳所盟何亳也執未出境故曰釋穀梁傳曰外釋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與之盟目之也魯見脅歃血要言求楚以釋宋公胡氏責魯不申大義使宋公見釋出自天王是也其言與中國非也中國諸侯不得擅相執擅相釋也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須句者何邾之屬邑也左氏之言須句風姓實司太

鼻與有濟之杞邾人滅之須句子因成風來奔公伐取須句而反其君焉然哀八年邾子益已失國而魯歸之得書取須句反其君乃獨不得書何也此齊桓晉文之所難而春秋所亟與者在魯則內諱左氏誣矣莒人伐杞取牟婁杞邑也伐邾取須句須句邾邑明矣若以須句為國則今既取以歸其君至文七年安得又伐邾取須句耶蓋僖取須句以邾不服服則反之至文公遂取而有之耳邾之先儀父未命服役

于魯至齊桓請王命爵為子也遂以列爵王朝自侈從伯主會盟而不附魯故檉會方歸而公敗其師於偃今又從宋會曹南則伐而取其邑也胡康侯謂其擅取人國而反其君與叔奪者無異不失事實乎此胡安定劉原父孫莘老趙企明言之可信者若取則滅之云者趙氏之言不足以定傳而反若為羨文

夏宋公襄衛侯文許男僖滕子宣伐鄭

鄭伯如楚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蒙伐邾之文不言公見公以須句戰也言及者魯志乎戰也升陘魯地邾人未及侵伐魯逆而戰之不言戰勝負敵也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成戰于泓宋師敗績

日事遇朔曰朔楚欲為鄭報宋發兵至泓泓宋地也宋公迎戰主戰在宋故書曰宋公及楚人者楚之微也非楚子也左氏曰楚人伐宋以救鄭曰楚人未濟

曰芊氏勞楚子於柯澤柯澤鄭地蓋楚子屯重兵於鄭而與宋公戰者其先衝也陳君舉謂楚君將猶稱人非也宋師敗績敗者宋師非宋公也左氏言宋公傷股春秋之法君重于師寧有不書者哉汪仲裕言為中國諱敗夫執不諱也而諱敗乎哉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孝公乘宋敗遂欲繼霸故左氏曰討其不盟于齊齊之盟謂無忘桓公之德也然則不獨報伐喪矣伐國

而圍邑胡氏譏其殘中夏是也緡今兖州金鄉縣南界古髙平昌邑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子王臣嗣是為成公張元德曰僖公附楚不會宋葬

秋楚人伐陳

此楚成得臣不書楚大夫將猶書人也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左氏杞成公卒弟姑容嗣是為桓公書曰子夷也杜

預以為杞是伯爵程子信之疑于黜于前世中間從夷故子之後復稱伯胡康侯從之夫杞之説何紛紛乎杞公爵也武王存夏之後于杞以備三恪傳謂王者之後稱公是也自東樓公西樓公十世至成公皆無異辭也入春秋以來桓二年稱侯莊二年稱伯自是終春秋書伯凡六變以為用夷禮而貶者左氏以下之説也以為時王所黜者范甯以下之説也伯主擅為進退趙匡以下之説也夫黜于春秋之前則既

已不足辨矣春秋狄秦狄鄭狄晉者有之特以號舉而未嘗黜其爵左氏乃謂夷禮黜杞可乎謂其襍用夷禮降一等純用夷禮降二等可乎春秋之初杞即淳于之杞而非雍丘之杞常以來朝不敬致討矣曷不于此時貶而獨貶于卒乎周之東遷諸侯不道非獨一杞悖亂如鄭衛桀驁如楚吳天王不能一有所懲杞于周為客其罪不浮於列國而獨蒙黜不惟勢有所不行而情亦有所不通矣范甯謂為時王所黜

可乎至於伯主擅為進退者則亦可疑齊桓之盛且不足以致杞又百年而始盟于虫牢若之何而擅為之進退乎苟謂有進退則載書之際莒子先薛伯曹伯次許男或有之矣而敢變其爵乎然則奈何曰國削弱而自降吾聞諸王貫道或曰春秋之末諸侯之賦常重矣子産請于晉曰鄭伯男也夫鄭固常自降而春秋未嘗以男書之而獨可以自子書杞乎曰制貢以五服遠近為重輕矣侯甸男采為列耳鄭男服

而從甸服之貢故懼不給豈公侯伯子男之男乎故知自降之説不可槩也已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於是狄踰邢衛而至鄭且有辭于伐矣左氏鄭人入滑王為滑請鄭不聽命王怒使頹叔桃子出狄師伐鄭不書王命渝周召以從諸姦以為不足書也諸侯之無伯害哉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天子不言出禮乎曰非禮也易之離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斯不亦出乎書金縢言王出郊康王之誥言王出應門之內斯不亦出乎天王之居鄭紀實之言也春秋天王在外者三昭二十一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狄泉不書出而襄居鄭特書出蓋景王崩嫡庶未定諸王子爭立王猛立

于皇未得入成周也國人殺猛將立子朝恭王立于狄泉亦未得入成周也皆即其地而立其實非出若襄則實逼于叔帶自成周而出者非固書出以外襄王不書出以内王猛恭王也天子不言出者特漢儒附會公穀剌取以立説乎不信易書而信漢儒之曲禮以證春秋可謂不達矣趙企明之意云耳可以證公穀胡氏之誣矣然其謂襄之避弟為盡孝悌則有不然舜之愛象固恐傷頑嚚之心也然舜尚匹夫也

舜為天子象果使二嫂治棲而謀篡舜且何以處之乎叔帶果先后所愛然通隗氏又帥狄師攻王則人道絕矣已避而成其亂天下之亂將何時極乎趙氏之見近于婦人之仁而不達乎周公大義滅親之義矣左氏晉侯納王之事趙企明曰春秋以周為重安有晉侯納王而不書者今按晉文踐土之盟始迎襄復辟至是蒙塵五年矣左氏所載五年之中有晉侯勤王殺帶皆法應書而經無其文是其事本無矣則

請謚與田或亦河陽狩歸之後而誤紀於此耶

晉侯夷吾卒

不月來訃後也晉侯卒以前年九月文公定而後來告故即告時書之春秋重喪紀雖後猶書之也凡公子重耳立是為文公左氏載秦伯納公子不書不告入也公子入于曲沃使殺懷公於高梁不書亦不告也夫春秋外納不書宜納雖伐不書豈以告不告哉若懷公即子圉也則固已立乎其位奚為而在高梁

高梁在平陽楊縣西南今洪洞縣洪洞在平陽五十五里曲沃在平陽南百二十里則去曲沃尚遠宜亡公子據邑求入實未入者耳按史記秦穆公滅梁芮公子圉聞惠公病曰梁我母家也而秦滅之我兄弟多即君百歲後秦必留我而晉輕亦更立他子圉乃歸亡晉或者歸方及梁而公已卒不及入而秦已納重耳入遂遣人殺之于梁耳然亡公子爭國者如子糾未有不書何獨不書殺圉哉若圉實懷公立平其

位則重耳弑君矣臣弑其君孔子懼而作春秋春秋何為没其實哉若謂不告亦不書則弑逆之人巧于文奸豈肯以實告也春秋得以正其弑逆者必有本實可據豈脩春秋如晉乘之類而徒然無一直筆可徵哉是子圉直亡公子而非懷公文公亦未嘗殺圉近蜀湯氏雖不知圉非懷公然謂文入勢順圉逃懼無戰争殺戮則近矣然則謂殺子圉於高梁可疑矣謂殺懷公者左氏誤矣懷公者卓子也夷吾重耳之

弟也子圉重耳之從子也介推曰獻公之子惟君在矣惠懷無親以惠懷并列九人即知非子圉矣然卓子先君而後稱者蓋其時必有以新鬼大而逆躋者故也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曲禮曰諸侯滅同姓名疏家皆引之趙企明曰虞滅下陽楚滅夔皆同姓不名也而楚子虔誘蔡侯殺之非同姓乃名是曲禮誤援春秋立說也下有衛侯燬

卒之文以類誤耳朱先生亦謂傳寫誤或然也趙子常求之不得又增邢魯同宗於同姓之下此近于蛇足矣書滅自足以見衛罪而邢之從狄亦非無罪也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衛文公卒子鄭立為成公

宋蕩伯姬來逆婦

意諸者公子蕩之子出自桓公以王父字為氏伯姬其母也娶女必親迎而伯姬以母為子逆非正也穀

梁子曰婦人既嫁不踰境劉原父以為公自主之於經傳無明文何以見其自主哉

宋殺其大夫

殺大夫不名衆辭也宋成以僖二十三年嗣位次年如楚次年殺其大夫意必有討於泓之戰奚其討於泓之戰示服楚耳趙企明以為宋將託于晉乃歸罪於其臣以滅先君之恥臆說耳晉文方入伯圖尚未萌芽宋肯遽託之乎公羊曰三世内娶無大夫于義

迓假穀梁曰不稱名姓在祖之位尊之唉叔佐曰夫子因魯史垂訓宋大夫祖位同者書姓名何妨乎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頓偃姓子爵今陳州項城縣界漢南頓也納頓子者楚穀梁以為陳非也頓子見逐出奔何氏言小國例不兩書出入似矣然於經陳無加兵于頓之文意者疆埸之事頓子親為膚受之愬而實未嘗失國歟昌為不言歸興師而致之其勢視歸以為難耳頓子不

名王彥光曰諸侯不相名故北燕伯亦不名然則不與納也何居曰春秋之法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陳頓之事而使夷狄正諸夏庶幾乎興滅繼絕者有中國之道矣安在其不與也若曰不與其納則齊桓之城邢胡子何以與之與齊桓而不與楚聖人大公之心不若是也然則無罪乎曰執宋公納頓子侈然靡置諸侯若代德者矣是可罪也而聖人權以與之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中國無伯參盟復起也初僖元年公子友獲莒拏至是二十五年矣莒無所釋憾于魯而衛方不咸于齊自桓之沒衛即從宋伐齊已而邢人狄人伐衛明年而衛人伐邢又明年而齊人狄人盟于邢又明年而狄侵衛盖齊邢狄為黨而衛自為黨也莒國城陽齊國臨淄封壤相錯故衛又欲携莒間齊立黨嫁禍以自紓春秋據實書之杜氏謂子之非也明年盟向則

齊侵魯者再衛伐齊者一其情曉然可知聖人豈遽予之以調人合方之事哉文公既葬而成公不稱爵述父之志平莒于魯降名從未成君也季氏云僖致二國使從楚非也穀梁傳曰莒無大夫其曰莒慶以公之會目之趙伯循曰凡事接于魯雖非命卿皆書名傳不違此例遂穿鑿耳洮時屬曹至三十一年乃入魯莒慶不稱氏未賜族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已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向莒地尋洮盟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巂弗及

齊衛讐而隣莒孝公自欲紹伯故討二盟其侵曰人追曰師齊伏為誘也巂齊地濟北穀城西鄙下是也蘇氏指掌圖曰博州鄭漁仲汪仲裕定為今東昌博平地在齊西而南近魯西鄙今東昌正在兖西北地至巂急辭識其深入公穀謂侈而大之非也弗及不能及內無戎備也謂譏魯有畏者公羊之謬也

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

杜氏云孝公未及魯竟先使微者伐之趙子常以為齊侯而畧言之非也衛人以洮盟故為魯報齊

公子遂如楚乞師

乞重辭也重人之死非所乞也亦卑辭也成二年臧宣叔如晉乞師不書而書乞楚師志望國之屈于蠻荆也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夔子爵芈姓楚君熊摰後今荆州府歸州東二十里

有故夔子城楚于是滅同姓矣

冬楚人伐宋圍緡

此是與齊爭宋左氏謂宋即晉非也是時晉方養鋭

猶未通諸侯也魯乞楚師為楚人道用之兵禍之不

可啟而屬辭者可以責魯矣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於是寘桓公子雍于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楚申公

叔侯戌之以偪齊趙子常曰東諸侯鮮不折而入于楚是天下之大變也至者飲至也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此杞桓公也其稱子左氏傳曰公卑杞杞不共也杞自貶以朝大國則曰伯魯人卑之則又曰子齊桓既沒而貢賦日繁此魯所以取責于杞也春秋從史文而魯惡見矣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弟潘嗣是為昭公史記云潘殺孝公子而立左氏曰孝公卒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孝公名昭而潘謚昭非也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六十六日而葬速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內入國據無駭帥師入杞不日趙子常曰杞桓公來朝公卑之以子男禮見使公子遂帥師入杞責無禮

焉重小國之幣而薄姑姊妹之恩故日以甚之也
晉伯之興皆以救宋郤楚故晉人之言曰成伯安疆
自宋始季氏謂宋中國之樞是也陳蔡鄭許皆楚道
所由曹衛道少遠則為楚聲援絕宋通晉矣圍宋之役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傳曰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然則實
楚子也而微其辭經本誤文也公羊子曰執宋公故
終僖公之篇貶啖子正之是也然啖子信穀梁人楚

子以入諸侯信斯言也是聖人以禮望蠻荊而薄責于中國也且讀者無乃疑夫入楚而爵中國乎聖人史外傳心之法固隱而莫測也其不厚望蠻荊而薄責中國又以疑似之辭垂後者决然可知也吾讀陳氏之言異焉序楚於上而盟之嫌其子伯夫春秋之法會同則以國大小為序征伐則以主兵者為序而奚有是乎以微者告以微者書杜氏既失之其曰子玉又吾所不知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於是魯僖與盟則絶宋北道無以通齊也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楚得曹而新昏于衛雖不與圍宋而實為聲援又皆近宋故先以偏師侵曹欲動楚而甞之楚不動則又正名伐衛使楚救衛以分其勢多方誤之先軫孤偃之始謀非實修怨者穀梁以為忌而胡子遂譏之過矣不曰遂兩之也李堯俞曰曹遠衛近不得以為繼

事而言遂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此僖為楚戍衛也買者莊公子僖庶弟也僖背華即戎買見晉之伐知徙義而遷矣刺而文致以說楚非也周官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三刺之法訊羣臣訊羣吏訊萬民矣而以不正之令殺先君之子以媚蠻夷之人何義乎左氏謂魯畏晉故刺買亦以說晉猶曰戍衛者

買之謀云爾然城濮魯不與戰至踐土乃朝王所又此時楚方救衛僖肯遽舍其死黨而翻然即華哉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外入國如哀八年宋入曹不日此其日以為伯討也執不歸京師先軫怒楚之謀非所宜畀也胡氏以為譎是也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城濮之戰輕兵侵曹以示其緩重兵伐衛以聲其急多方以誤之謂晉侵曹則又伐衛謂其伐衛則執曹伯者又晉侯也春秋辭繁而不殺因其功而著其譎聖人之情見矣書晉侯見晉侯志乎此戰也子玉得臣書人未命之卿蜀湯氏謂非人以貶楚子是也胡子曰得臣未有必戰之意晉苟復衛侯而封曹則得臣將釋宋圍矣此蓋緣左氏以起義者也而左氏失實考之經宋圍已釋在楚人救衛之時使楚方圍宋

則執曹于何畀宋而城濮戊申之次且何以有宋公也經書衛侯之奔在城濮戰後子玉奚為先事請復傳稱陳蔡從楚經亦不書即求之傳既曰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也子玉之使伯棼亦請戰而已不言請圍令左氏載得臣之語乃曰釋宋圍是其言不亦自相反哉杜知其踈乃曰楚子還申遣此兵以就宋圍之衆誤矣謂得臣未有必戰之志恐亦信左氏而不考之過也是時楚大衆在曹南背鄁

而舍未嘗盡行髙閑謂與救謂之師戰是也敗則衆
勝逐北并摧在鄗之衆故曰師城濮當在鄄洮之間
曹衛界上杜云衛地也
楚殺其大夫得臣
此成得臣也楚殺公子例不去公子得臣去氏何也
陸淳以為未命然則傳之所稱或得諸追書如檮杌
之類以為討當其罪而去氏趙子常誤也殺有罪而
以累上之辭書惡楚子也知其不可敵也而不能使

勿敵少與之師又以一敗殺之胡子所謂重師而棄其將以與之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

衛侯出奔楚

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始衛分七族餘氏受三監之地其地南始武父北至圃田巍然大國也衛成之立叛華即夷始與楚婚晉文伐之致楚師耳修其辭以下晉晉雖有不禮之憾敵怨已易世矣鬬楚之敗而亟請罪焉尚可也懼而奔楚自襄牛適陳使元咺奉叔

武以受盟豈非迷復者哉胡康侯謂不以罪名之重晋文之咎是不考于事而以虚辭説春秋也奔楚即罪又何嘗辭費哉趙企明亦不考左氏因以晋文逼衛侯使奔而踐土之衛子晋文實立之也若衛子晋所立則不兩月之間衛侯何敢遽反而楚何敢遽奉之不亦誣哉然則不名者婚嫁之故未至于卑伏屈損不失寓公之禮故據實書爵而不名耳非罪晋也歸則復名叔武立不可以無辨也何邵公曰出奔楚當

絶不當廢叔武而反之令得殺叔武也按子者謂侯未踰年在喪之稱也衛鄭之奔若匹夫然而即夷以免不可再辱社稷若叔武者春秋已正其稱子何氏謂當絶衛侯是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晉始伯故序齊宋之上齊先宋伯者以强弱升降也叔武稱子治君臣父子不敢以兄弟通也莒故附魯

即楚郱附宋伐齊魯宋服遂懼而請盟也踐土今鄭州滎澤縣西北一十五里衡雍故城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自後未嘗歸於成周傳于二十五年書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而經不書非實也傳言王宮之作鄉役之三月耳鄉也者前也城濮未戰之前三月作宮豈遂知其必勝而王必出勞乎左氏雖不可盡信然初不言召王也即召之其罪輕于放弑矣放弑春秋不諱也而獨諱召乎往天王出居于鄭踐土

鄭地也盟而朝將以納王趙氏可謂核於事矣王闕勝而往勞之杜說足以正河陽之行耳而以言踐土不其左歟公羊謂不與致天子而胡氏信之過矣

陳侯如會

陳本與楚楚敗懼而屬晉聞會自至故曰如會來不及盟也

公朝于王所

不日盟之日也列朝于踐土之後見將納王也但言

公非期會不序也王所者踐土之宫據覲禮天子所在言王所詩曰自天子所其例也傳言晉侯出入三覲而經不書又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非朝則何以至王庭以是知諸侯皆朝非期會不序也胡康侯據穀梁所非其所為言按覲禮肉袒于廟門之東周官大行人廟中將幣三享蓋禮受摯于朝受享于廟朝者位于内朝而序進覲者序于廟門外而序入此常禮也趙伯循曰天子廵守諸侯會朝于方岳之下何得

云朝于外即為非禮且物理人情豈有天子出廵而諸侯不朝乎但曰據經諸侯既盟王乃至方行朝禮則亦不知王尚居于鄭惑公羊致天子之言矣朝覲久廢是亦晉有功焉惜也不俟天子之歸復朝王城不但嘉禮野合耳常朝于京師出朝于王所諸侯之職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衛侯名別叔武也自楚者惡所自也惡即戎也復歸

者國逆辭叔武之賢也何休以為不當廢叔武而反衛侯是也趙企明曰叔武書子以書其遜且賢衛侯書名以見其逆且有罪其言善矣然不知春秋據事直書之本旨也

衛元咺出奔晉

元咺衛子之相也初衛侯之從楚其國人莫欲也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復甯俞盟國人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居者無懼其罪而咺猶奔叔

武之相懼衛侯有討也叔武不書殺左氏以為誤公羊以為忌假令實誤元咺奚為懟其殺弟乎假令咺誣其君訟當不勝何為衛侯反不勝乎晉人豈不知嘗為叔武殺歂犬乎劉原父非左氏是已公羊終殺叔武云者謂非誤殺也然衛侯殺公子瑕及元咺皆書豈反不書叔武之殺意者叔武實未嘗殺元咺之奔自緣子角見殺又以故相自疑見逐而行乎趙子常曰由僖公而臣益專其出奔非有罪則强家相傾

不然則亦關乎一國之故與公子之未命者異故志書之

陳侯欵卒

子朔立是為共公

秋杞伯姬來

來謝過而求平也

公子遂如齊

張主一曰公子遂如齊而取穀之憾解中國貴伯權

如此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人秦人于溫

天王狩于河陽

劉原父曰晉侯召王自嫌不順使王狩以匿其罪狩不當書今書者所以起狩為晉侯召也杜氏亦有罪而情順胡子因取其説傳經焉夫既曰罪矣又曰情順其亦不達于辭矣穀梁子曰諱天王公羊子曰不

與再致天子也求而不得乃求魯子之言近温而遠踐土夫諱近不諱遠是魯子之妄以別於踐土也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今說春秋孰非承斯義者然非孔子之言也夫聖人之史固以教也故曰亂臣賊子懼天王有湊遲之嫌晉侯得以自脫于召君之罪雖謂之訓亦安能以為戒也君子正誼而不謀利信如何休則雖正君臣明王法亦奚可也况所謂致諸温必能致諸洛又臆說哉若仲尼原其自嫌之文

而為是寛宥則履霜之漸不可懼乎經先書會温而後書狩盖天王闗而往也温即河陽之屬水北曰陽温在河北王者無外不得言非地也然則為天王與晉侯諱書王子虎以尊王室全伯功也信乎曰諸侯有疑則盟于會同王官之伯臨之伯不盟也由齊桓以來莫改也子常容知子虎之與盟乎傳有之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不言與盟也惡用諱翟泉盟王人不諱以是知非子虎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

傳言晉侯以諸侯見則非獨公矣不月者杜云闕文謂由録内而獨曰趙伯循曰録内書日何不月乎公羊非也穀梁以為失所係如晉文行已偩而不宗周趙伯循曰言為文則鑿也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晉人者晉之微者也溫之會傳曰討衛許也而以交訟紀于下則衛已赴會又何以不書衛侯來會乎書

執于狩後則晉侯遣人別執之謂執在王狩之前傳失實也穀梁曰此入而執言入衛也盖必有所傳聞焉合經義矣而陸淳譏其不知咺訟之事非也襄二十六年晉人為衛孫氏故會澶淵執甯喜衛侯如晉晉人執之而經不書說者曰為臣執君不可録削之也而為咺執衛侯曾謂文公不知此而春秋又何不削乎衛侯之復自楚言有奉也咺之奔畏逼也衛侯之執不緣咺之愬以恃楚而不朝故温會為討今遂執

耳歸于歸之于趙伯循謂傳寫衍縮其義一不煩妄釋也歸義焉假義行之耳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惠王復周公忌父鄭復公父定朔宋復蕩意諸不書必挾外援以歸然後書其曰自晉譏在晉也君歸則身出而歸晉君出則晉奉而歸衛胡氏曰大夫不世其稱復絶之也陳君舉曰衛元咺復歸宋魚石晉欒盈復入皆伉辭也

諸侯遂圍許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鄭伯襄莒子邾子執君歸皆不書復于是言復失國非二君不名於是始名之罪也罪曹伯所以譏晋也行賂于巫史以求復輕其社稷宗廟甚矣君子欲正性命之理者奚可苟焉免乎哉遂者急後事辭得復而行不歸國也而曹伯之自立可知矣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介莒附庸國在今萊州府高密縣西南杜註城陽黔陬縣地葛盧者董氏繁露附庸二十里名者也趙子常曰僖公始作頌以來淮夷為誇故雖不見公書之以其能來也

公至自圍許

飲至以為功是魯人不以朝王為重也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此大夫交政之始也洮之會王室有故世子畀不得立公卿大夫皆不遣而下士實行世子使令之私也而得以王人首載書者齊侯為惠后叔帶及其公卿大夫不得已而盟也事定則葵丘殊宰周公不盟矣若翟泉則左氏以為鄭故是諸侯有疑耳諸侯有疑會同則內史掌其盟司寇涖其約王室所以待諸侯也何疑于王人而盟之洛陽城中有太倉其西南有池水焉斯翟泉也洛去王城二十里耳襄王復辟晉

侯慮羣小未安故為此盟盟以微者則人不驚王子虎不與盟也則是盟也者晉侯慮事之周有關于天下之故矣左氏以為公會王子虎盟公穀經適有公及之文胡子遂以為諱公貶卿失經意矣然遂啟大夫交政及其甚也有君從臣盟若鄭伯及伯有衛侯及析朱鉏北宮喜者矣又其甚則臣逼君于盟若趙鞅盟于公宮者矣漸可畏哉泰後蔡班杜氏曰襄二十六年澶淵宋向戌列鄭下與此皆後會或然也

秋大雨雹

不書月日闕文也胡子曰雹者戾氣陰脅陽臣侵君之象

冬介葛盧來

以不見公故復來啖叔佐曰不於廟受故不言朝陸氏曰葛盧但以事來本非來朝所以不廟受故書來爾然則不得如公羊云不能乎廟也趙企明謂明年侵蕭因此張氏以為求援舉兵或然矣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胡子曰上書狄侵齊下書圍鄭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也髙抑崇曰齊桓召陵之後書狄侵晉晉文城濮之後而狄侵齊狄敢陵侮而二伯不相攘斥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

胡子略曰元咺無人臣之禮然春秋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也衛侯在外而稱國以殺待其殺而後入是志

乎殺咺瑕也大臣從君于惡而不能止故曰君與大夫專殺之也

及公子瑕

據左氏瑕立為君逾年矣今但曰公子者趙氏以瑕為元咺假立而自秉國權如未君故以君殺大夫之辭言之而在元咺下然則左氏失實胡子謂瑕能拒咺守節非也守節者必退而耕于野不義乎其食或遂違而去之則可矣及者咺故延及之咺存則瑕存

咺死則瑕死耳謂非其黨不可也

衛侯鄭歸于衛

鄭賂周歂冶廑以卿故據其自畀之實而書名公子瑕攝國而未立與國人立叔武者異是其位未絶也故再歸不書復然成十五年晉厲執曹成其歸書自京師者殺士榮刖鍼莊子歸衛侯于周而寘諸深室者晉也請王命以殺衛侯天子曰不可君臣無獄元咺雖直不可聽也為臣而殺君又安用刑晉人乃歸

衛侯左氏謂公為之請納玉於晉十瑴是也納王玉非也春秋以自歸為文命不係于王權不歸于晉盖散辭也豈獨不以衛獄累京師哉

晉人秦人圍鄭

晉軍函陵秦軍氾南各使微者圍鄭故稱人杜元凱據傳釋經是也諸家謂晉侯秦伯貶稱人不知函陵氾南尚遠鄭都也然則無貶乎翟泉之不至鄭之罪也越五年而兩會盟無舊怨明矣左氏脩怨之言失

實也然不脩其文告而稱兵以圍之則伯主亦已甚矣秦叛夏盟與晉連兵于是始

介人侵蕭

蕭杜氏曰宋附庸國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冢宰上兼三公其職任至重天王以魯兩朝之故而宰周公實來意莫厚焉魯君不朝而以聘禮上問如

邦交諸侯之伉也不專事而兼事以行胡子謂夷周于列國春秋所誅而不以聽者也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濟西之田蓋魯之田也濟水自滎陽東過魯之西至樂安入海故有魯濟齊濟鉅野之西今為東平東平西北為范皆濟西也今東平汶上縣與壽張故城接而濟水流經其西則為濟東故曰自洮以南傅于濟東皆魯濟矣東界魯北界齊南界曹其地還逮魯今云

濟西魯濟也宣元年齊人取濟西田至宣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而以為曹田左氏公羊之妄也襄十九年取邾田自漷水書邾濟西菏曹田也曷為不書哉晉執曹伯不應踰四年而始分其地趙伯循指傳妄是也且分曹田者晉人怒楚之譎謀今曹伯襄既反楚又已退雖宋人必不能保其賜也魯何為者而分曹田哉傳前後自乖必不察于事情矣詩頌僖復周公之宇考僖年經無其事豈非即此為頌哉書法與

成二年取汶陽田同濟西汶陽皆魯舊地也趙子常衍杜氏之說謂之伯主故不係曹此過信傳也宋大咼係郜豈有實曹田而不書者哉然則于何取之乎齊魯之間閒田也

公子遂如晉

言濟西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

周以建子為正王者必以歲首為郊百神受職矣三

代不同周郊適與冬至同月非為長日之至也日當用辛豈至皆辛哉周禮小祝司寇戎之事保郊祀于社薛尚書遠曰王安石兩讀者非據文郊社同墠也秦壇言三百步四周為澤宮魏儒芳言壇有四門門外為四郊觀覲禮大畧可見故逸周書曰設大社于周中當四周之中立大社即澤中方丘而圓其頂即地上圓丘也大司樂冬日至以陽聲召陽氣其律相繼故天神降夏日至以陰聲召陰氣其律相生故地

祇出合為九變其律相合故人鬼格此所謂大合樂非分祀也二至演樂則分隂陽以召驗之及祀天地配以后稷則同于大社乃坤順承天合同而化之義循中庸郊社事上帝之言薛氏是也魯之郊史角為惠公請也然曹劌諫觀社曰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王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則有其制而未嘗敢用也僖首舉之故魯頌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謂莊公之子明郊始于僖也祭

統漢儒之陋言成王而并及康王中無定主附會之說也魯郊非禮謂求吉之道三四以為非公羊之謬也周禮祭祀者先卜吉卜牲與日左氏云禮不卜常祀郊用歲首上辛有常無卜郊之禮也記禮者謂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趙企明以為魯僭而非三代常典左氏啟蟄孟獻子祈農皆魯遷避之禮郊迎長日之至鄭云建寅日長之時緣左氏誤以魯事為周也夫企明以郊為魯僭是也然謂啟蟄祈農之

郊為魯人遷避之制則亦非也周禮大樂師奏圜鍾于圜丘則天神皆降安得以啟蟄祈農為非周制乎但此五帝因事之祭并祈年田祖皆于社行之郊社一也魯郊大報天主日而配以月非諸侯之事守矣又魯郊嘗以孟春孟春者建子周正也卜郊在三正之月旬一卜之故于啟蟄之月適為四卜郊耳曷嘗避孟春上辛哉魯頌曰春秋匪懈享祀不忒則四時錯舉亦不正與周同秩如成十七年九月內郊是也

乃免牲

未牲曰牛既卜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穀梁子曰免牲者為之緇衣纁裳有司元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非也辨見後

猶三望

猶者憾辭三望者方望戴氏謂魯居東方密近泰山濟水而望祀西南北三方是公羊指泰山河海胡子聽之按孔穎達李瑾以魯為汶南泰山在汶北魯頌

稱泰山魯邦所瞻非周公百里封內趙企明乃謂岱濟淮皆失實矣賈服杜氏俱以分野之星國中山川為三望按書望秩于山川則望不得言分星國中山川亦不得言望也古者天子四望魯僭天子而不敢盡同故三望以自旌也然望禮或因於類因於柴今不祭天而望失禮之中又失禮矣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伯姬之來杞衰見侵因伯姬以求庇也然杞侯失夫之剛而不制僖公以兄弟而不拒盖兩譏之矣於是僖女叔姬歸爲杞桓夫人不書歸禮不充歟見出而歸喪盖兆於此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帝丘今開州滑縣東北七十五里古濮陽顓帝之墟故曰帝丘今淇縣西朝歌衛都其左正受狄衝盖狄在今真定府以南古中山連亘順德府平鄉縣本在

衛北故徙南帝丘以避之卜年而遷蓋甯俞與謀焉

衛成不自强而晉文莫之救盖伯業替矣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子蘭嗣是為文公

衛人侵狄

秋衛人及狄盟

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衛人與狄盟于狄書衛

及衛所欲也譏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子驩嗣是為襄公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滑近衛鄭秦戍鄭必假道焉入其國都曰入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國氏歸父名鄉也桓文起諸侯不相聘矣於是晉文

没而齊昭聘魯豈欲嗣伯故脩好耶吳氏謂報公子

遂夫豈有六年方報聘者哉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人者蜀湯氏曰晉襄公在柩次敗秦師者諸將近是

及者晉人角之上姜戎掎之下不同陳也姜戎本允

姓其後戎子駒支云謂戎諸戎四岳之裔胄疑因冒

姜姓也今陝州盧氏縣北連靈寳古虢略姜戎當在

其處國語宣王敗績于姜氏之戎蓋其來久矣殽今

陝州東硤石關杜註弘農澠池西晉河外虢略東境

之地晉在北戎在南故因秦入滑邀其歸也趙子常曰外相敗不書以秦人背晉而戎鄭將因襲之反覆晉鄭之間是伯圖之所宜討故日以謹之與之以繼伯而討罪也今按先軫之謀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之國秦則無禮何施之為此其言未可與杞子比而同也胡子皆以為去仁義懷利以相與豈不已甚哉

癸巳葬晉文公

晉先有文侯而今復諡重耳為文故曰二文非禮也

狄侵齊

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閒晉之有事也

晉人敗狄于箕

人謂郤缺也稱人者未為卿傳曰郤缺獲白狄子矣

李明德以為今廣平北皷肥之狄非白狄非也箕晉

地今太原府大谷縣東三十里古城邑縣南狄至是

盖深入矣陳君舉曰凡列國敗之不書據隠九年鄭人大敗戎師閔二年虢公敗犬戎之類惟晉特書之特書晉者晉帥天下諸侯以安諸夏存中國也前年狄侵齊去年狄侵衛而不能救于是伐晉盖僅而後勝之也以是為盟主病矣

冬十月公如齊

報聘也而自行僖之輕身為已甚矣季明德言僖女為齊昭夫人經不見無據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

小寢内寢也君薨必于路寢就羣臣百官以明授受正其終也趙伯循曰大位姦之窺也危病奸之伺也若蔽于隱是女子小人得行其志也胡子言君日出而眡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眡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則非疾時事矣僖從桓文有功焉舍是無足取詩有溢美焉耳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彌冬不寒也孔子曰天失其道草木猶干犯之而况
君乎於是咎徵見三桓出矣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討其貳楚也趙子常曰前年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
處父報之晉楚始通文公為之也襄公始有志于諸
侯不先定東諸侯之交而有事于許非其序也雖然
伐楚猶可也伐沈微矣

春秋明志録卷五